

郴州十天孤城 谁之过 谁之错

■一个城市两个电网,弊大于利? ■不良商家发国难财,谁来监管?
■外省电力驰援遇冷,后勤太弱? ■林中之城毁于一旦,责任在天?

站在元宵节来临之前的郴州街头,放眼望去,街道干净,街上商店饭馆人来人往,公交车、的士、私家车、摩托车在城市各处忙碌穿梭。似乎就在不到一周以前,郴城根本就没有经历如同美国灾难影片《后天》般极度深寒的孤岛绝境:厚厚的冰雪覆盖,天空阴霾、全城断水断电、没有电视、没有通信网络。

令记者欣慰的是,记者在郴州接触到的一些有识之士并没有像大多数普通市民,对雪灾,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已经开始反思。

►冰冻期间,覆盖着厚厚冰层的输电线



反思一

一个城市,为何要建两个电网?

如果不是这次雪灾,可能属于地方电网的郴电国际不会遭到郴州人如此多的责骂,而属于国家电网的郴州电业局通过这次雪灾,似乎也已成为郴州心目中的光明之源。



扭成“麻花”的输电铁塔(2月4日摄)。
新华社记者 何俊昌 摄

被人骂地方电网股票开年居然涨停

32岁的郴州市民刘玲(化名)家在郴州市国土资源局机关大院,和郴州市政府机关大楼相隔不足百米。

停水停电的生活她只经历了7天,她家直到1月30日才停电。和多数其他郴州市民从1月25日大雪降临就开始停电,经历了不下12天断水断电生活相比,她虽有怨言,感觉还是有些欣慰。

“没有别的,我们这里的线和郴州市政府是一条线,他们连的是市电业局的电,他们什么时候停电,我们就什么时候停电。”刘玲说,通常1月25日就开始停电的地方接的是郴电国际的电。自从郴电国际这个郴州唯一的上市公司2000年成立以来,市政府就要求城里的居民都接郴电国际电网的电,郴州农村电网改造也是由郴电国际来承建。“还不是想动用地方的力量力保郴电国际的发展。”但让刘玲想不通的是,既然这样,与郴电国际隔街正对面的市政府,为什么不接郴电国际的电?

“通过这次断电,郴州人对郴电国际更没什么好话,”刘玲对于郴州市经委直管的郴电国际非常不屑,“郴电国际还不如就叫郴州停电国际公司:涨洪水停电,旱灾也停,天气热天气冷都要拉闸限电。酒店,娱乐场所除外,那是他们的大客户。就知道限制老百姓的生活用电。”

刘玲有很多朋友家里接的就是郴电国际的电,对于郴电国际的抱怨,她听得耳朵都会起茧子了。直到现在,郴州

市郊区农村的电都没有接通,据说,还要等到3月底才可能有电。“你去打听打听,现在好多郴州人讨论的就是,想办法要脱离郴电国际的网络,接上电业局的电。”

就在前两天,刘玲还从朋友那里听说,与市政府隔着一个五岭广场的郴州广播电视台也在一开始停电之后,赶紧请求接通市电业局的电,保证广播电视台运转了几天,才和全城一道陷入黑暗。“但就是这样被郴州人骂得要死的公司,今年春节一开市,股票居然涨停。”

不被信任的地方电网

“一个城市,两个电网,在全国都比较罕见。”2月15日上午,郴州电业局职工33岁的王兵(化名)在自己办公室做了一个大致的统计,他说在自己印象中,除了郴州,绝大部分中心城市都是采取一个电网,保证统一调度,便于发生故障之后及时抢修。而这一次郴州电网的抢修,在最初,协调两个电网之间的关系就花去很多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这样就耽搁了宝贵的抢修时间。”

《郴州日报》的摄影记者李细万不这样认为。他家连接的是郴电国际的电,虽然很早就停电,他还是认为,一个城市有两个电网,就像电信有移动、联通一样,运转好了,形成良性竞争,最终受益的是居民。

“但事实是,现在已经运转了7年多了,郴电国际明显就不如电业局牢靠。”刘玲说。王兵介绍,郴州电业局主要负责城市工商企业和县域供电,在当初电力分割时,城区占有的居民用户不足20%。郴电国际“垄断”的结果是,用户怨声载道。而且这次郴州雪灾,郴电国际,基本没有什么抗冰抢险材料,他们用的很多工具材料,发电车都是由电业局无偿提供的。

说着,王兵顺手打开电脑,进入百度贴吧的“郴州吧”,“你进来看看,讲到郴电国际,有人讲好话么,哪个不是在骂它?”王兵叹了一口气:“郴电国际是郴州唯一一家上市公司,尽管它以前的老总邓中华已经被抓起来了,不过郴州市政府应该会力保郴电国际的。”

反思二

有钱就优先入住华天,天经地义?

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沉船来临之际,并不是谁有钱谁就上救生船,而是妇女儿童先行,没人会意外银行家最终自选留在沉船上。郴州雪灾之际,酒店宾馆按“谁有钱谁优先”的原则行事,并没有政府有关部门出面制止,普通市民也认为无可非议。

网民声讨商家为富不仁

离刘玲家不到一公里,是郴州赫赫有名的华天大酒店。就是这个郴州唯一的五星级的酒店,凭着自备发电机,在全城停电停水12天的郴州,一直就没有断水断电。酒店唯一的、房价为38888元一晚的总统套房,里面有6个套间,厨房、家具一应俱全,被许多当地老板争相抢入住,而最终入住的是一位做有色金属生意的曹姓老板。

2月10日,华天大酒店的企划总监周京伟在“郴州吧”贴上一篇网文《郴州,我为你而感动》,对抗灾期间,在华天人住的指挥部官员进行一番高度的赞扬。文章一贴出,就有网友跟贴指责华天在灾难面前,各种房价一律比平时价位高出好几百,连基本的诚信度都没有!在借机发灾难财,缺乏基本的社会责任感。

周京伟感觉有些委屈,他也加入跟帖进行解释。但网民几乎都不买账,愤怒声讨华天在雪灾期间的涨价表现。

与华天的行为形成某种对比的是,在郴州断电严重,蜡烛严重短缺的时候,27岁的郴州市民杨艺的举动让《郴州日报》社长助理姚德昌啧啧赞叹:“他自己手写500张宣传单,告诉大伙用食用油自制油灯,然后跑到人多的地方去张贴、宣传,充分反映了郴州市民积极乐观自救和他救的精神风貌。”

杨艺对华天的评价也是“为富不仁”。而在郴州灾难最严重的时候,还有多商家“为富不仁”的情况出现:猪肉涨到了30元一斤,平时5角钱一根的蜡烛卖到了2元5角,一两千元的柴油发电机卖到了四五百元一台……

灾后更要算道德账

“他们这就是在发国难

财啊。”杨艺对这些现象一直感觉堵得慌。他发现,不管是灾中还是灾后,人们几乎不怎么去理这些事,除了感叹物价高之外,有钱的还是会加入抢购行列,没有钱的也觉得“这似乎是天经地义”,市场规律,有钱的自然会占些便宜。杨艺等到现在,都没有看到和听到有媒体对此进行批评和反思。“政府部门到现在,也没有对那个时候的不作为进行反思。”

“泰坦尼克遇冰山沉没,不是谁有钱谁先走,而是妇女和儿童先走。这是道德,更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我们最可悲的是,不管政府还是市民,根本就没有认识到,在片面追求商业化、市场化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了制度和道德底线!”越说越激动的杨艺紧紧抿着嘴巴,眉头紧锁。“不能说灾情结束后,这些就不再追究,这不是我们在算经济账,而是在算道德、制度账。”

反思三

光明使者的后勤供应,谁来保障?

据统计,在郴州发生冰雪灾害,陷入断水断电绝境的危难之际,全国共有十个省市包括部队官兵近万名外地电力援军来到郴州参与电力抢修。然而,看到电视屏幕里在工地上干嚼方便面度过除夕夜的外地援军的画面时,郴州市民震惊之余更觉惭愧。

千里赴郴的光明使者干吃方便面过年

对于家住郴州电业局附近白鹿新村的市民林峰(化名)来说,这段时间,经常会看到外省的电力抢修工人乘坐抢修车,早出晚归,从电业局出发去抢修。但让林峰感觉堵心的是,最近在电视新闻中总会看到那些不远千里,从外省市来到郴州参加电力抢修的工人,“饿了,就地吃个馍馍、方便面,然后接着抢修。”

他还从一些朋友那里了解到,很多外省来抢险的人,过年就是在工地上吃了一包方便面。

新闻中也会报道,郴州市政府的后勤保障部门把热菜饭送到工地上,给外省人员安排好住宿吃饭;很多外省电力抢修队伍甚至自带粮食、设备,说不给灾区人民增添麻烦;林峰在电业局工作的好朋友王兵也告诉他,一开始,后勤保障的确没跟



2月2日,郴州市民点着蜡烛吃晚饭。新华社记者 陈树根 摄

上,现在好多了。“可看到这些,硬是忍不住要骂:人家千里迢迢帮咱们,咱们难道不应该一开始就千方百计,不计任何代价地热情接待吗?”

主导后勤保障的政府部门该想得更多

林峰一度想看看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向这些外省来的支援者们表达谢意,“哪怕去给他们送杯热茶递毛巾都

好,总之需要为他们出些力。”但怎么出力,他觉得还是需要政府部门牵头,充分发挥组织调度优势,才能保证这些在深山里的抢修队员们能够持续得到好的后勤保障,光凭单个人、单个组织,不能对所有万余名支援者表达感谢之情。

“显然,这在郴州,要政府来牵头做这件事,问题才能最终解决。”可惜,除了网友的自发倡议,林峰并没有看到政府部门的具体行动。

反思四

林邑之城,为何遭灭顶之灾?

“郴”最早见于秦代典籍,指林中之城邑。因此郴州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林木繁茂的“林邑之城”。灾后满目疮痍的郴州名山苏仙岭,俨然成为见证郴州冰雪灾害的标本。自古就为“林中之城”的郴州,为什么连一场五十年一遇的大雪都经受不住?

树木损毁严重,林邑之城风采不再

从白鹿新村居民阳盛红六楼的家中向苏仙岭方向眺望,视线开阔得让人感觉到残酷:苏仙岭上不再像过去一样,葱葱郁郁,四季常青,山顶的苏仙观只能看到房顶,而是可以一眼从山脚望到山顶,满山坡都是露出白色折断裂口,如同光纤司令般的树干;苏仙观这下连房屋的基座都看得清清楚楚了;山中部的庵堂,也一览无遗。

阳盛红的丈夫,68岁的退休教师邓家耀,以前在天气好的日子,几乎天天都要去爬苏仙岭权当锻炼身体,看到苏仙岭现在的惨状,邓家耀开始担心,“到了夏天,郴州人会不得发落(郴州土话:不知如何是好意思)。”从2006年起,作为“福城”郴州的象征地,也被称为“天下第十八福地”的苏仙岭,正式对全城的人发售月票和年票。从那时候起,古木参天,山泉叮咚的苏仙岭成为郴城人休闲放松的首选之地。很多人甚至每天下班之后就会驱车或者步行上山喝茶、聊天、打牌,神仙般的日子羡慕很多在外讨生活的郴州市民。

苏仙岭风景管理处宣传开发办的张主任比邓家耀的难过来得更具体:海拔526米,占地1800亩的苏仙岭上,80%的树木损毁;要恢复到灾前的情况,10年甚至更长都未必可以。

除了苏仙岭现在几乎成为一个病情严重的“瘸子头”(很多几十、数百年的树木不是拦腰折断,就是连根拔起),郴城几乎所有街道两旁的绿化树(主要是郴州的市树樟树)也遭遇了“剃头”之难。几乎所有树干的顶部都有一个触目惊心的折裂口,上面折断的树叶树枝都已经清理,满城都是树顶被折断了的树,下面看起来好好的,头顶都被折断了。

人工次生林为主惹的祸?

邓家耀在大年初七爬了一趟苏仙岭。

在爬山的过程中,他进行了仔细的辨识,他发现,遭受灭顶之灾的多数是那些通过人工栽种的次生林,很多都是连根拔起,拦腰截断。邓家耀叹息道,现在的苏仙岭,满眼看过去,都是人工栽种的次生林。“不然,苏仙岭的损失也不会这么大。”

张主任同意邓家耀的看法,的确,山上很多人工次生林都被损毁了。自“大跃进”以来,除山顶还保留四亩华南地区最大的古樟木林,其它地方都为人工栽种林木,以云松为主,品种比较单一。这次最高树龄达260年的樟木林全部被毁,更别说这些人工栽种的木质不够坚实的次生林。“这次造成苏仙岭损失的最主要的原因不是雪而是冰,一根火柴棍大小的树枝上就可以结直径达10厘米的冰,这些次生林哪承受得了。”

宣传办的另一位主任也在旁边介绍,还是原始森林时候的苏仙岭,林木品种不像现在那么单一,阔叶林也很多,应该比较能够抗风雪。 据《青年周末》